

道命錄

中

建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惓惓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 天聽惟 陛下赦

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
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
坐竊厚祿無補 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
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 朝廷非常不
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 聖知將復貽辱師友
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 寵知蔑聞補報比
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
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 命奉常曾未

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丙
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
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
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旣衰所戒在
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 聖
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
無一可畱之理仰惟 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
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
伏候 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

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
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
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
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
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
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
爲不可墮虜計 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
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

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婿程暉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暉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

符 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
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
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
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鎖
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
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
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
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不應 聖化豈不韙
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
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
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
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
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至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
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
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
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

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 上曰甚善曲

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

正矣可如所奏他日 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

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

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

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

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

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

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

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旣死君不忍稱其名
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
謚伊川在元祐閒實未嘗言祿榷旣不考而妄爲云
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榷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 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
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
士鑿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竝刊石經使多士知
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 聖上爲師何其幸哉今秋科

舉旣命有司羣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 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 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閑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閑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

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
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 聖慈申戒內

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說虛空幻
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
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
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
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
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

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爲十七篇而
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冲所作也檜進
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
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
時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
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
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

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

紹興二十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爲台州錄事參軍

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勅令所刪定
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
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由趙鼎妄
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卹
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
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
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蹟略無顧避襄比當秋

闡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
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
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爲
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
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
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宗
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
卽上此奏迴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